

吴焕先最后的38天

■ 李景璇

★ 英雄荣光

礼赞长征英雄专题

暴雨如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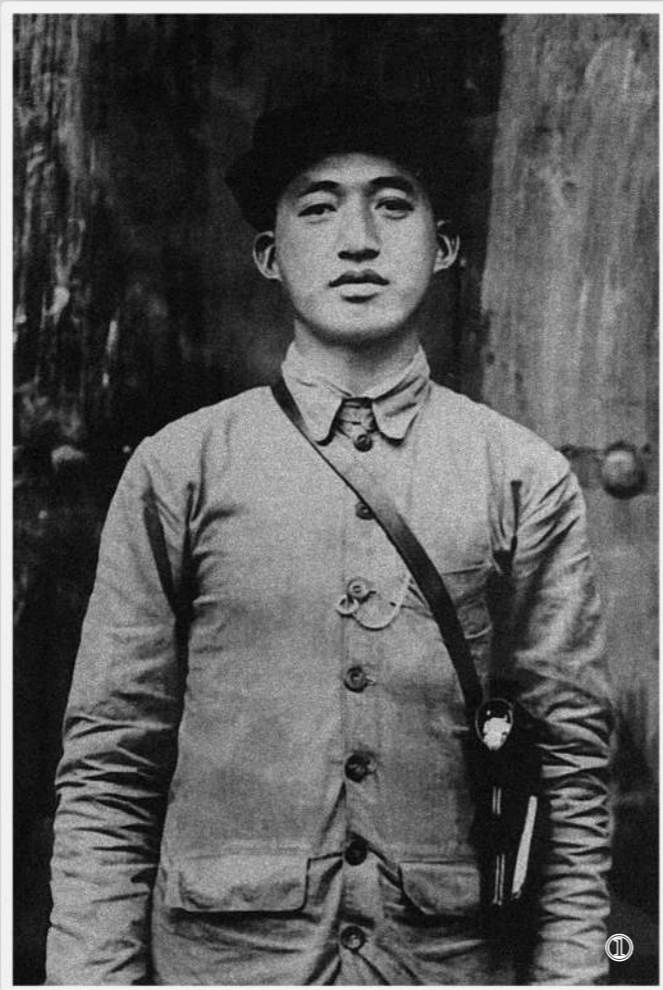
子弹冲破空气的声音，时而急遽，时而悱恻，混杂着风声、雨声，还有嘶吼声，正猛烈冲击着耳膜。突然，一个凄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如嗜血的獠牙，狠狠地刺穿了身体。

巨大的疼痛蔓延开来，胸口上不断渗出的血，把湿漉漉的灰布军装染得殷红。

“政委！”“吴政委！”……

坐在西行的列车上，我的脑海中不断重构成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牺牲前的最后一幕。这穿越时空的痛，久久挥之不去。悲壮如斯，一场长征途中的大胜仗，却让“全军指战员悲恸不已”；痛惜如斯，一支“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”的部队，在胜利的前夜，失去了政委吴焕先！

为有牺牲多壮志。



图①：吴焕先烈士生前照片。图②：吴焕先（左）与徐海东合影。图③：泮峪口会议旧址。



资料图片

1935年7月15日晚，秦岭北麓泮峪口。吴焕先牺牲前的第38天。

燥热了一天的小山村，已经进入熟睡。村里关帝庙案台上的烛火早已燃尽，而那盏煤油灯还在发出细碎而柔和的光。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、红25军政委吴焕先，正在这座小庙里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，军长程子华、副军长徐海东等人围坐在一起，跳动的火苗映红了他们的面庞。

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子午镇上，一位行脚客打扮的人找到了红25军军部驻地。他叫石健民，是党的交通员。几经周折，他为鄂豫陕省委带来了一些中央文件和情报，还有一个关键信息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，准备北上。

这些文件和情报，特别是这则信息，在吴焕先看来，分量重于千钧。一直在苦苦思索的破局之道，终于等来举棋落子的关键时刻！

这种喜悦，对于吴焕先来说，不亚于三伏天下的一场及时雨。八九个月没有中央的消息，党需要他做什么，党需要这支红军做什么，他心急如焚。

一年前，1934年11月16日，为打破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重兵“围剿”，根据中央指示，这支红军队伍决定开始长征。这是一次极具胆略的孤军远征，也是一次全方位考验这支红军判断力、行动力甚至忍耐力的综合大考。而接到这张考卷的时候，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也只画出一个大致范围：进行战略转移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。至于如何去解题、答题，只能留给这支年轻的红军部队，留给年轻的军政委吴焕先。

长征出发前，在罗山何家冲，为振奋部队士气，又不泄露行动计划，吴焕先向指战员们提出了两个动员口号：一是“打远游击”，二是“创建新苏区”。征途中，在桐柏山区，为创建新的根据地，吴焕先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调查，多方了解当地风土民情，积极开展群众工作。

入陕第一战，在庾家河，面对穷追不舍的敌人，吴焕先挺身而出。在程子华、徐海东负伤之后，他继续带领队伍殊死战斗，以刺刀、手榴弹与敌拼杀，终于将敌人打垮。



吴焕先

1907 — 1935

从鄂豫皖到鄂豫陕，红25军一路挥师西进，纵横驰骋1800余里，粉碎了十几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进入到秦岭山区。

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，红25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，鄂豫陕根据地也初具规模。然而，革命征程总是曲折艰辛的，特别是对于这样一支兵力单薄的红军队伍，生存与发展，始终是摆在红军面前的难题。究竟该往何处去？

“人川！找红四（方面）军！”

这种呼声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从陕南到四川，只隔着一座大巴山；靠向红四方面军，转入川陕根据地，还能摆脱不断围过来的敌人。更何况，这两支红军队伍，又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：当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，很多指战员的兄弟子侄留了下来，加入红25军，继续着大别山的革命斗争。这个时候，这种环境，难免人心浮动……

对于这个方向性问题，吴焕先有着清醒的认识，从没有过丝毫动摇。如果说，一开始是出于对中央指示精神执行到底的坚持；那么，随着鄂豫陕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，吴焕先深刻认识到，坚守并发展这片红色土地，可以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，从而配合川陕、陕甘根据地斗争以及正在长征中的主力红军，意义更为重大。正如1935年5月30日，他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信中所说：“检查我们这一时期的行动……只估量到我们在进行行动对保卫川陕苏区，配合红二（十）六军的行动是对的。”

为了化解疑惑，统一思想，吴焕先还给指战员们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：鄂豫陕就像是一个“香炉脚”，与川陕和陕甘两个根据地连接起来，可以共同撑起一座革命的“香炉”。立足在这里，把革命的炉火烧得旺旺的，将来就能与川陕和陕甘连成一片，照亮中国的半边天！

在历史的重要关头，能作出这样具有战略远见的抉择，源自吴焕先对中央指示精神的深刻理解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邃考量。然而，前路迢迢，征程漫漫，长时间失掉与党中央的联系，他又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中央的消息，听到中央的召唤啊！

多年后，韩先楚在回忆吴焕先时讲道：“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，‘消灭敌人一个团，不如缴获一部无线电’。有了电台，就可以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，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！”

正是在泮峪口会议上，以吴焕先为代理书记的鄂豫陕省委，毅然做出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，到陕北“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，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，有力的去消灭敌人，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，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”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
二

1935年8月16日晨，六盘山下。吴焕先牺牲前的第5天。

高原之上，清凉的风轻轻扫过单家集这个回族民众聚居区，在街道上卷起尘土，两侧土房墙壁上贴着红军写下的标语。

“红军和回民是一家人！”
“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习惯！”
“保护清真寺，不毁古兰经！”
……

天慢慢亮了，街上也渐渐热闹起来，大大小小的店铺开始了一天的营业。时至中午，人们热情簇拥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单家集清真寺前，一面鲜红的锦旗随后展开。锦旗上的8个大字“回汉兄弟亲如一家”，引起了人群的欢呼。兄弟亲如一家，以及正在长征中的这支红军队伍刚进驻时，这里却是家家关门闭窗、街巷冷冷清清的样子。

单家集和其附近的兴隆镇一带，曾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陇东“早码头”。20世纪初，军阀混战，兵匪横行，导致这里社会萧条，百姓闻“兵”色变。一听到有“兵”要来，人们是躲的躲、藏的藏。

进驻兴隆镇和单家集之前，吴焕先已先期在红25军中进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，并制定了“三大禁令、四项注意”。部队进驻后，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，向他们讲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要求，并告知红25军到来只为稍作停留，不征粮要款，不拉伕抓丁，打消了广大回族群众的顾虑。

半个世纪后，追忆起这段历史时，红25军老战士刘学江依然清晰记得，“过回民区，先印发了传单，吴政委晚上给大家讲话，宣传我们是抗日先遣队，是打日本的。宣传各民族平等，都是一家人，要求部队尊重回族风俗习惯。我们行军不进房子，不用回族东西，不吃猪肉等，使广大回族很受感动”。

红军的真诚与纪律打动了这里的百姓，人们纷纷奔走相告，那些逃跑到外的青年男女也赶着牛羊返回了家园。兴隆镇和单家集出现了许久不见的热闹景象。

红25军在这里只待了3天。时间虽短，但与老百姓结下深厚感情，多名回族青年还主动加入到革命队伍中。在部队离开时，当地群众设置香案茶桌，摆上点心油果，为红军送行。“红军好”的消息，很快也传遍了陇东高原……

1个多月后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陕甘支队经过单家集，受到当地群众夹道欢迎。那种热闹的场景，在丁玲主编的《红军长征记》里写得十分生动：“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，迎面而来，向我们慰问说‘同志们，今日从哪里来，辛苦了，喝开水……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，喝开水不要钱’。”

后来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，毛泽东在见到徐海东和程子华时，还特意提起红25军在经过回民区时留下的好影响，称赞红25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，执行得很好。

从“躲红军”到“迎红军”，这里面凝结着吴焕先多少心血；
一个“高”、一个“好”，这是红25军的荣誉，更是这位军政委的光荣！

三

1935年8月21日午，洮河旁四坡村。吴焕先牺牲当天。

洮河像一条泥龙咆哮着，卷着风挟着雨，发泄着想要征服一切的情绪。刚刚强渡成功的红25军部分指战员焦急地注视着河对岸，一队战友正沿着王母宫塬上那条羊肠小道，奋力向上攀爬，向着塬顶全速进发。

领头的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。虽然人影已经越来越小、越来越模糊，但身姿却是那么熟悉——是军政委吴焕先！

在很多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中，吴政委中等身材，人很清瘦，但长了一双“快腿”：行军途中，那匹配给他当脚力的骡子，总会被他让给病号或者小战士骑。他则靠着一双“快腿”在队伍里奔前跑后，时不时还要喊上几句鼓劲口号。

“吴政委在部队威信很高”，据时任红25军223团特务连班长的王言炳回忆，“部队集合时，人们噤噤喳喳的，他一

讲话，马上鸦雀无声，谁也不说话……打仗时，他总带个警卫员、一个号兵，跟在前线部队后面。前方牺牲一个人，也要想方设法地运下来，很得人心。”

翻阅红25军战史资料，人们谈到吴焕先时，“威信”二字出现频率非常高。从担任重建后的红25军首任军长，到改任政委，吴焕先始终将部队的安危扛在肩头，向战士们传递着温暖与力量。

长征途中，面对伤病员，吴焕先坚定承诺，“哪怕是最后一个人，我也得带上！”他亲自安排担架，与医务人员研究治疗疗伤口的办法。一名叫张波的战士负伤，裹着单衣在寒风中发抖，吴焕先立即掏出他的毛毯披在他身上。

那是红25军长征出发后的第10天，大部队进入河南方城县境内。当前梯队抵达独树镇七里岗，准备通过许（昌）南（阳）公路时，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虎炳勋部猛烈攻击。当天，寒流突降，雨雪交加。红军指战员衣着单薄，饥寒交迫，很多战士冻得拉不开枪栓。

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吴焕先迅速跑步赶到阵前。他稳住部队，组织队伍就地反击。当敌人气势汹汹扑上来时，吴焕先从身边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，高呼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决不能后退！共产党员跟我来！”他带领战士们冲入敌阵，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。

经过数小时激战，红25军终于挫败敌人多轮进攻，胜利突出重围，部队转危为安。

在庾家河，在葛牌镇，在袁家沟口，在秦安城……每逢大战、恶战，吴焕先总能出现在部队最需要他的地方，临危不乱、奋勇当先。

徐向前曾评价吴焕先：赤胆忠心，英勇善战。吴焕先虽然没有进过军事院校，但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找出新的、正确的斗争策略。在这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引下，红25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。

为配合即将北上的主力红军行动，在双石铺，吴焕先和程子华、徐海东等决策红25军进入甘肃，钳制国民党军，切断交通要道，策应主力红军顺利北上。从1935年8月14日到31日，红25军在西（安）兰（州）公路两侧，与敌人整整缠斗了18天。这一战略行动，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。

18天后，红25军主动撤离西兰公路，奔赴陕甘革命根据地，最终实现了与陕甘红军的胜利会师。而吴焕先，他的长征路，终究没能走完——

就在红25军强渡洮河的时候，王母宫塬上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国民党军第35师第104旅第208团，由泾川方向沿着王母宫塬的塬顶突袭而来。这时，大部队已经渡过洮河，无法回援。在塬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25军223团一下处于被动，形势又一次陷入危急之中。

正在指挥部队渡河的吴焕先听到枪声，迅速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100余人一鼓作气从河边冲到塬上，直插敌军侧后，在羊圈洼等制高点发起强攻。敌人顿时乱作一团，抱头鼠窜。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猛烈反击敌人，一面大声疾呼：“同志们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！决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……”

吴焕先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战场上空。直到一颗罪恶的子弹射来，他倒在了泥泞的土地上，也倒在带领部队北上陕甘、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……

此役，红25军歼敌1000多人，击毙敌208团团长马开基，打出了红25军的赫赫威名。

吴焕先用生命完成了对心中信仰的承诺，对红25军指战员的承诺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承诺！

四

2026年清明节，泾川吴焕先烈士纪念馆。

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庄严铺展在吴焕先烈士墓前。一年前的8月21日，这面国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，那一天正是吴焕先壮烈牺牲90周年的日子。

当天，人们围拢在烈士墓碑前，与国旗合影，向烈士致敬。不远处，沟河上架起的桥梁贯通南北，王母宫塬的那条小道也消失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。烽火远去，山河无恙，一个崭新的世界告慰着烈士的英灵。

为了这个新世界，17岁的吴焕先，把自己从学校带回的马克思像恭恭敬敬地贴在祖宅正屋供桌上方，告诉家人：敬奉他，就能敬奉出一个新的社会。从此，吴焕先以“破家革命”的决绝，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。

为了这个新世界，20岁的吴焕先，组织贫苦农民掀起“白沙关万人暴动”，参加领导“黄麻起义”，建立起鄂豫皖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、第一支人民武装。大别山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。

为了这个新世界，22岁的吴焕先，主持制定了《临时土地政纲》《鄂豫皖革命委员会土地纲领实施细则》等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；25岁的吴焕先，担任重新组建的红25军军长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指挥部队连续取得郭家河、潘家河、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；27岁的吴焕先，带领这支年轻的红军部队踏上漫漫长征，一路跋山涉水，一路浴血奋战……

28岁的吴焕先牺牲在胜利的前夜。在他牺牲后的第25天，红25军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，成为最早完成长征壮举的红军部队。在他牺牲后的第60天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，红25军指战员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党中央，完成了吴焕先牺牲前最后的心愿。

吴焕先长征途中的最后38天，是他一生向党、一生追求信仰、一生为革命事业而牺牲奋斗的集中体现，浓缩了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在重要历史关头的远见卓识和使命担当。

历史永远记得，吴焕先生命中的最后38天，为红25军这场远征书写下雄浑的一页篇章，也为他心中那个并不遥远的新世界，留下了一盏宝贵的星火。

左图：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内的吴焕先烈士雕像。

资料图片
版式设计：张世世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银